

馬耳主編：世界文藝名著叢刊

託爾斯泰著 劉盛亞譯

幼年



Leo Tolstoy

馬耳主編：世界文學名著譯叢之二

Leo Tolstoy:

幼 年

劉 盛 張 譯

大時代書局出版

1942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

幼年

每冊實價九元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L. 託爾斯泰

譯者 劉盛亞

重慶川鹽三里十號

發行人 許立德

印刷所 大時代印刷所

重慶桂林昆明成都

發行所 大時代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新編雅正詩經

目錄

八十五

第一部：幼年

家庭教師

三

媽媽

一一

爸爸

一五

書房之內

二一

白癡

二六

獵前

三三

獵

三七

戲

四二

有些兒像初戀

四五

第二部：童年

父親是怎樣的人

四九

音樂

五五

呂波厚佳

五八

格雷夏

六四

在閣樓中

六七

娜塔麗·莎微雪娜

六九

分離

七四

幼年

八〇

第三部：少年

詩

八七

可爾那可伐公爵人

九五

伊凡・伊凡洛維齊公爵	一〇一
伊文思弟兄	一〇七
客至	一六
馬處爾加舞前	一二二
馬處爾加舞	一二七
馬處爾加舞後	一三〇
在床上	一三六
信	一四一
莊上	一五〇
喪	一五四
悲哀的回憶	一五九
譯後附記	一六九

第一部

幼

年

家庭教師

一八××(一)年八月十二日，(正是我滿了十歲的後三天，那一天我收過很漂亮的禮物，早上七點鐘，卡爾·伊凡洛維齊就驚醒了我，他拿一把蠅拍在離我頭上不遠的地方打蒼蠅。(這蠅拍是一塊硬紙和一條細木棍做成的。)他大不對了，觸動我所睡的檟木牀欄杆上掛的守護神相。(一)死蠅正落到我枕頭上來。我把縮在被窩裏的頭往外伸伸，先用手止住動盪着底神相的擺動，然後才厭惡地把死蠅扔到地板上，斜着眼瞪着卡爾·伊凡洛維齊。他穿一件維花棉睡衣。(二)腰間拴着同質底帶子，頭上戴一頂紅色帶縫的尖帽，腳穿沙非安(四)軟鞋，手上拿着蠅拍，沿着屋前正尋找蒼蠅打哩。

我想：「我是一個小孩子，他憑什麼來招惹我，使我難受，用蠅拍去打我的守護神相？他為什麼不去打吳樂德嘉？(五)牀那邊的那邊蒼蠅正多哩。對了，他害怕吳樂德嘉，他比我大，他會對人說大。他比我大些！不久就要滿十三歲了。我是最小的一個，所以他就欺侮我，他一輩子就從不向遠處想的，專門欺侮我！」我咬著牙，齒輕輕地說：「他早看見了，他驚醒了我，但是他卻裝着不會作過這件事一般……這個討厭

的人——睡衣、尖帽子、繸子通統都討厭！」

我還在爲他使我不會睡好的舉動生氣時，他却走到牀邊看表去了。（表放在一隻玻璃球綴成的繡鞋裏。）他把繡拍掛在釘上，態度變得溫和了一些。

「起來！孩子們起來！現在已到時候了，母親早到客廳（六）裏去了。」他用流利的德語說着，一面就走到我這邊來，在我的腳邊坐下。（我假裝睡着。）他從衣袋裏摸出鼻烟瓶，使被烟染黃了的手指拿着手巾打噴嚏，後來才把手伸進被窩裏抓我的腳心。「好，好，懶東西。」他一面說一面微笑着，我非常害怕。「膈肢。」但是我仍然不起來，也不回答他的話，祇把頭更向被窩中間縮，把力氣全集中在兩腳上，笑着向四面亂蹬。

「他是個好人，他多好，他很愛我們，我却那樣的度量着他！」不覺的說出了這話。（我當時真是一驚。）我憎恨着自己，這比剛才我對他的憎恨還厲害。我想笑，我又想哭，我的神經受到刺激了。

這時候我再也禁不住了，從枕頭上抬起頭來，我的眼內充滿了淚水：「哎，卡爾·伊凡洛維齊，別鬧了。」他不再搔我的腳心了，使我安靜着，接着才問我爲什麼哭了，是不是作了一個惡夢？他講德國英雄的故事給我聽，他竭力地講，使我收了眼淚，使我更安靜着。我自己很慚愧，一分鐘以前討厭他的念頭沒有了，先前我感到討厭的睡衣、尖帽子、繸子現在都一一與剛才相反，一切都好了，牠們都很好看，尤其是那繸子是他心地良善的明證。

我對他說我哭的原故是作了一個惡夢，夢見媽媽死了，埋到墳裏去了。他聽完我所說的以後，就在我身邊盡心安慰我，使我安靜下來。在我呢，就像是真作了個惡夢一樣，眼淚爲了另一個原故不停地流出來。他離開我到書房（七）去了，我坐在牀上穿襪子，眼淚已快乾了，但是那悲慘底假夢總不會使我放心下來。這時我家的看護尼古拉叔叔（八）進來了，他是個短小身材，外表整齊而嚴正的人，是卡爾·伊凡洛維齊的好朋友，每天總是按着時間來到這兒的。他把我們的衣服，皮鞋拿進來。吳樂德嘉的靴子，我的粗皮鞋（用帶子的）。他進來的時候，朝陽已明亮地從窗子上照進屋內來了。吳樂德嘉站在洗臉臺前逗着馬利亞·伊凡洛維娜玩（她是姐姐的保姆）。他高興地老是笑着。這時肩上搭着面巾，一手拿着肥皂，一手提着水罐的尼古拉就走到他身邊，笑着說：「吳刺地密爾·彼德洛維齊（九）聽着，你該洗臉了。」

我又開心起來（十）

「您們快好了罷？」卡爾在書房裏喊我們，他的聲音很嚴肅，剛才安慰我的心地善良底印象現在已經消失了。

在書房裏他是另外一個人。一個先生。我趕快穿好衣服洗過臉，拿着牙刷去梳濕頭髮。

卡爾·伊凡洛維齊仍舊穿着那件衣服，鼻上架着眼鏡，眼睛向跪在角落裏的吳樂德嘉望着（十一）（他才吃過了點東西），手上捧着一本書，坐在窗和門中間他的老位子上。左邊有兩個書架，一個是孩子們的（就是說，那是我們的），一個是他的「私產」。在我們的書架上亂放着教本和自修用書；一些直立

着一些橫躺著，祇有兩大冊紅皮的 *Histoires des Voyages* (十一) 是靠牆貼着架子規規矩矩地放着的，其他則是厚書、薄書、大書、小書——有書無面或是有面無書的書。這些都是我們平常毫無秩序放上去或是塞進去的。假設卡爾要教我們在一個空閑時間來整理我們的「圖書館」(這是他說的)，我相信結果是我們架子上的書比「私產」上的來得還多。(但是不如他的雜)，在回憶中我還記得起他書架上的三本書：一本散開了的德國菜圃施肥，一本七年戰史 (十二) (一角已被燒壞而別方面還完好如新) 和一本液體靜力學教科書。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用在看書上面，但是他在我們家裏底十五年的歲月裏，除了這些書和北方之蜂 (十四) 而外並不看別的。(也還看聖經，但祇限於星期日) (十五)

在他的書架上我特別記得那塊裝着木架的硬紙版，版上貼着一張畫着理髮師和女人的諷刺畫。他很愛剪貼，這是他自己造成以便在雪亮的燈光下保護他視力已弱的眼睛的。(一根細木棍管着版的上下活動。)

直到現在，我的眼前還常常現着他，裹在棉睡衣裏的高個子，戴着紅色尖帽，帽子下面露出些兒灰白的頭髮。他坐在一張小棹子前面，棹上放着那貼着女人和理髮師的遮光版，那影子投在他臉上，他一隻手拿書看，一隻手擺在椅背上。棹上放着他的表。(表面上畫着個獵人。) 手巾，黑而圓的鼻煙壺，綠色眼鏡盒子，放在燈下的燭剪，每件東西都有它自己一定的位置，從這上面也可以看出卡爾整齊好潔的性格同完美善良的靈魂來。

有時我在廳子裏玩得够了時，就點起脚尖走到書房去看看。他一人坐在靠背椅上，像平時一樣的看着他心愛的書。再細看看他時，就知道他沒有看書了，眼鏡是落到大鈎鼻的尖上了，藍色的眼睛半閉着望着書，唇邊掛着苦笑。房裏很靜，祇聽見他均勻的呼吸和獵人表底的達的聲音。他不曾看見我時，我就會站在門邊，心裏想着：「可憐倒楣的卡爾·伊凡洛維齊！我們玩，我們玩得太多了，我們太幸福了！他是不幸而又孤獨的，也沒有人愛他。他說得很對，他在世界上是孤獨的。他的生平很不如意，有一次他曾對尼古拉說起過：『他的遭遇是不如意的。』」他常常會使我難過，有時我就走過去拉着他的手說：「親愛的卡爾·伊凡洛維齊！他很愛人這樣喊他，他很感動地撫愛我。趁這個機會我就請他指點我看牆上的免子或是水鳥的影畫，或者要他用手巾招一隻老鼠。」

第二面牆上掛着幾幅幾乎完全破碎了的地圖。（但是經過卡爾巧妙的手又全補好了。）

第三面牆的中間是門，一邊掛着兩把木尺，一把是我們的，已是用得開裂了，一把新的是「私產」用來鼓勵我們的時候比用來當尺用的次數還多。門的那一邊釘着一塊黑版，版上用「圓圈」和「十字」來分配我們所犯的大過小過。黑版左邊是放着火爐的壁角（我們罰跪的地方），那時吳樂德嘉正跪在那裏。我進去的時候，吳樂德嘉先望了望閉着眼睛的卡爾，就坐在跪着的小腿上向我聳着鼻子做鬼臉。這時卡爾走進臥室去換衣服。

我記得自己跪在那裏時的情形，我把火爐上的活塞，風門都記得很清楚，把風門開了，火就會熊熊地

大燃起來。

有時我在那裏跪得很久，到背同腿都酸痛了的時候就想着：「卡爾·伊凡洛維齊把我忘記了罷。」看一看，他還是照舊的坐着，看他的七年戰史，或是液體靜力學教科書。對於他，這也許是很適意的，然而他却想不到我這樣就不得不設法促起他的注意。於是我就動手把風門輕輕地開闔着或是去剝落牆上的石灰。假設有一次有一大塊落到地板上來——真的，恐怕比這個懲罰還要糟呢——我再看看他，他坐在椅上動也不動，好像不覺得一般。

屋中放着一張覆着黑漆布的棹子，角上被我們用小刀子劃破了不少的處所。棹子週圍有幾張久歷年月很是光滑的小樣子。

最後一面牆上開着三洞窗子，外面正臨着小路，路上的凹凸之處，石塊以及車跡我都記得非常清楚。路的一端是才剪去了頂的菩提樹夾道。再望過去是木柵，柵外是大草場。樹林的外面是稻場，守林人的小房子也看得見。窗右可以看見騎樓的一部分，大人們在午餐前是常常坐在那裏的。有時當卡爾給我們改正默寫本子上的錯處時，我就會望到那邊去，看着母親的黑頭髮和別人底背影，聽見隱隱的談笑聲，我真想自己也在那邊才好。我想：「那一天我才會長大，不再唸這些教科書了，我也能同他們一起。」我又想着別的類乎這方面的心思。不知道，卡爾·伊凡洛維齊對我說的那些錯處我絕對不會聽見。（十七）

卡爾走出去了，我就走到吳樂德嘉身邊問他道：

「爲了甚麼？」

「爲了傻氣，」他淡淡地說：「因爲我伸頭到窗外去看艾基莫（艾基莫是我們家裏半廢的老園丁）一不小心就弄壞了他一個簍子。」

「甚麼簍子？」我問。

卡爾在這時候回來了，他不能回答我的話。卡爾穿得很整齊，青衣灰褲，吳樂德嘉拿眼睛望着爐角，伸起肩頭來又跪端正了。

卡爾·伊凡洛維齊站在門邊，在黑板上寫些字母和數目字。月份牌掛在黑板上面，一月來就沒有動過，現在他才記起了今天的日子，在上面作過了記號，然後才在鏡子前整理好了領帶。吳樂德嘉也起來了，我們一齊下樓去問母親的晨安。

(1)「一八××年，」據作者夫人校正本應作一八三六年，不解何故。幼年一書乃是小說而非自傳，故從德

譯本及英譯本而譯。且作者以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生，八月九日既非其生日，而一八三六年也還不曾到他滿十歲的時候。

(2)守護神相，俄俗，兒童的護身神，如中國之辟邪錢、銅錢、劍等，用以避邪者也。

(3)棉睡衣乃照字面而譯，實際上是起身後穿上的那件長袍子。卡爾所著的是長棉袍式的。

(4)沙非安 Satian，摩洛哥出產的染色羊皮。

(五) 吳樂德嘉，本書中「我」的哥哥。

(六) 德譯本作「沙龍」，英譯本作「Living-room」，祇有譯爲「客廳」，然而不甚妥，故注明。

(七) 書房，School-room。

(八) 尼古拉叔叔，Uncle Nicola，叔叔二字乃是當時俄國家庭中孩子們對老年僕人之通稱。——英譯者註。

(九) 卽吳樂德嘉之全名。

(十) 此句英譯本無。

(十一) 本章中關於吳樂德嘉罰跪事，英譯本無。

(十二) 法文旅行故事。

(十三) 七年之戰（一七五六——一七六三）歐洲大戰，牽連甚廣。

(十四) 北方之蜂 The Northern Bee 一八二五年俄國發行的文學與政治方面的刊物。當初曾小視過

普式庚。

(十五) 此句祇作者夫人校正本有。

(十六) 此句亦祇作者夫人校正本有。

(十七) 本段中之句子，三本間有互相顛倒處。

媽 媽

媽媽坐在客廳裏斟茶，一隻手捧着茶壺，一隻手管着沙摩瓦爾（二）龍頭，茶從龍頭裏流到茶杯裏去。她這樣的工作着，一些兒也不覺得我們走進去了。

我沉漫到過往的辛酸回憶中去時，嘗試過的人是知道的，那正像一幅已死去的回憶又復甦生了，底被蓋，一切情景看起來都不大清楚，像透過了一層淚織成的面紗。這就是回憶底淚。我靜靜地試着去在回憶之中細看母親（像從前她對我細看一樣）。我走到她底靈魂的眼前，望着她藍色善良仁慈的雙眼和頸子上的一顆生着細毛的黑痣，繡花的白色襖領以及那常撫摩我也常被我所吻的溫軟底白手。

沙發左邊靠牆放着一架英國的舊式大琴，琴前坐着我那黑髮皮色很深的姐姐呂波夏佳，她紅得像剛被冷水洗過的指頭，正在琴鍵上生硬地練習着克勒門提（三）的 Etude。她有十一歲了，穿一件白麻紗短衣服，織着凸出花來的褲子。第八音階中她祇會亞爾拍其阿。（三）她旁邊坐着馬利亞·伊凡洛維娜，她帶着綴着玫瑰色絲帶的帽子，穿着天青色的衣服，這打扮配着她像被氣得發紅了的臉，比剛進來